平報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六日（星期四） 陰曆丙寅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一千五百八十三號◁ 郵務局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開設宣武門外南柳巷十八號 電話南局五千一百四十三號

三慶園 三月二十五日白天
朱琴心 郝壽臣 孫毓堃 王蕙芳 孟小如
傳小山 姚小富才 小福 劉鳳 長坂坡
又 朱琴心 楊寶忠 郭春山 鮑吉祥 打花鼓 南陽關
金繼賢 馬連昆 吳彩霞 法門寺
王蕙芳 姜妙香 馮連方 (上馬 繳 打瓜園)
王又宸 全 劉鳳沐 鎭壇州 荷珠配
價目 包箱每間七元 座每位五角 樓每位五角上 散座每位二分 等二等三角

廣德樓 三月二十五日白天
李萬春 王少樓 魏蓮芳 俞步蘭 小桂花 余華庭
藍月春 陳富瑞 小奎官 小桂芬 徐斌壽 小小
蘇連漢 陳富瑞 朱斌仙 耿福華 看子
全班合演 劈山救母 長勝 李陳 香斐 俞少庭
五龍鎮 洪洋洞 長板坡

中和戲院 十二五日白天
張鑫 高琴 王甯 汪李 一金
晏小媚 小金奎 王 梅 念 桂
清蘭 王慶 小金 榮卿 差
（全班合演）蓋武 反串 孟津河 韓譚 伏概
榮菊 文 砂 文 齊 東 加不
萱芳 峯 玉

景泰園 十二五日白天
翠高 桂翠 小金 玉 王 田 上 王王 吳梁
玉 卿屏 蘭硯 桂桂 韻竹 金金 鳳瑞
霞林 艷山 芬寶 卿紅 春 凇卿 台 奎奎 霞樓 蘭

▽鳴謝馬玉堂狗皮膏藥
未見牛後作痛 作凉 求醫買藥均不見效 訪聞琉璃廠小沙土園馬玉堂特製狗皮膏藥 專治婦科一切病症 四肢無力 飲食減少 因經水兩月 隨往購買兩張 貼數日諸病皆去 身體強建 如初 實爲婦科之至寶 特此登報 北京前門 謹

美國新製特別 五十支 吉士煙到京
總經理處利記 烟行開設宣內西四牌樓南路西 電話西局四百三十二號

俠情小說 鴛鴦劍（一百六十） 友菊編著

倏倏的全都越房而逃 後來的三個人 不管院中之事 也都騰越房上 追了下去 書中交代 先來的三個盜客 正是小松山的寨主 金刀王豹 滾地雷宗川 白臉狼正心 三個人自由小松山事敗 與衆賊逃走之後 又與饅條進 標槍手錢寬 與花槍全冲寨在老巢會合 個個忿恨難平 商議著分頭四出 延請高人 非找這個姓敖的鬧死活不可 三個人走到此處 天色已晚 先找了一處飯館 大吃大喝 個個吃的醉態厭人 用畢飯 會鈔出來 天已黑了多時 將一出門 恍然之間 對面來了幾個人 擦肩而過 三個人亦不理會 逢人便打聽妓館娼寮 有人告訴說此處有個胭脂院中第一紅人兒 名叫黛君 三個人詢明了路途 一徑來到胭脂院 胡鬧一陣後來 跟兩個貴公子一鬧 打的不可開交 言語一吵鬧 人便聚了不少 忽由人羣的頭上 飛進三個人來 一語不交 舒拳便揷入其間 王豹等見是響人 而且也然領教過 本個都不是善手兒 放了一個口號 一齊越房飛走 後來的三個人 便追下去 這裏的人 議論紛紛 才打了一頓打 弄的鼻青臉腫 同家養傷 掌班的 見人已散淨 只可自己辦理善後 就此處作個結束 沒有甚麼可敘的 單說追賊的三個人 究竟是誰 皆因步雲俠敖虹 把小松山賊人趕走 次日便一切後事 都交給李元齊 房彥周 高敬忠三人辦理 三個人照著與敖虹所議的主張 又給出了地方上的紳士平安的法子 又把原有住戶招齊 各指地點 分配妥當 又給出了相助相扶良久 各界紳商都備極感頌 諸事已畢 三個人回歸鎭上 店中原有的居民 個個感恩不盡 紳商一概 大家感激的 三位回鎭之時 恭送的不下三四百人 備了許多禮物 三位紳商各界 絕 找敖虹去 眞有放聲慟哭的 三位用好言撫慰 衆人去後 三位商議起程 夠奔雲南 敬思料理兩天鋪事 諸事妥帖 這才起身 三位志同道合 一路上談談講講 非常高興 這日來在此處 天已不早（未完）

偵探小說 血指痕（七） 覺非編著

啥 你不知 說畢 其中含有一層緣故呢……嘿……嘻…… 你不用說那些廢話 你今天不來不成啊 把耳機掛上了 玉祥連着咳了兩聲 不見答言 只得也把耳機掛上 返身回歸自己的屋中 心中盤算好久 因自言自語說道 我身上穿着這麼重的孝 怎好出入烟花柳巷 再說叫熟人看着 難免說些諷言諷語咧 心裏思索半晌 不得主意 遂倚在窗台上打盹兒 工夫不大 家人李明又跑進來說道 二爺 蝶香院又打電話來了 玉祥一聽這話 登時驚醒 怒聲說道 你告訴他 我這就去 不必再打電話啦 李明答應出去 玉祥翻著白眼一想 不去是不行的 去呢 身上又有孝 只好把孝衣脫下 心裏盤着 遂換下孝衣 帶了些兒鈔票現洋 一直來到蝶香院 紫君見了玉祥來了 眼圈兒一紅 把小嘴唇兒撅起多高 抽抽搭搭的說道 二老爺 不實 我們臉可也難怪的 想我們本是一個指身爲業的下賤貨 那裏配上和二老爺 低着頭嗚嗚哭起來 無如家裏的事忙 安說道 你不要這樣 我心裏沒有一時一刻不想着來看望你 五祥一見 一槓子連着一槓子 說了天津衛的話 簡直我成了倒霉蛋兒啦 你先別哭 你容我告訴你說 你就明白了 還有一個喜信兒 上次你我提說樂意從良的話 此時可以達到目地 紫君一聽 忙問這話你是哄我一騙我 玉祥道 我要哄你 我是你養的 說著伸手把紫君拉着身旁坐下 遂一五一十的把他父親病故 及他哥哥玉章被人殺害的 說得徹透 並說此時我父兄全都死 然是可悲 然而悲中又有點兒喜 就是你從良的那回事 紫君聽了 怔的說道 你哥哥被人害了 這兒手倒是拿着沒有呢 玉祥道 兒手已然被偵探跟上了 三兩天抓着証據 便就下手拿人了 兒手拿着治了罪之後 我便把你娶到我家裏去 你看好不好 紫君一聽 低着頭 默默的不語 玉祥見紫君這種嬌滴滴的樣子 又兼一個多月未曾見面 看着越發由心裏愛惜 當時把心裏一切煩惱之事 拋在九霄雲外（未完）

咳嗽 樂山止咳化痰丸 專治男婦老幼傷風咳嗽 無論新久輕重 感冒咳嗽 嗜好烟酒傷肺咳嗽 以及各種咳嗽 水痰喘 咳嗽癆傷咳嗽 每屆節令必犯諸般咳嗽 多年肺部各病 咳嗽夜不安眠 五勞七傷各症 服之立愈 眞肺部至寶也 每盒洋一元 每六盒五元 惠顧詳認雙地球註册商標 樂山潤肺止咳化痰丸勿悞 前門大街鮮魚口外迤南路東中華大藥房
代售處 西單英美藥房 宏濟藥房 西四寶光藥房 東四瑞華藥房 天津單街子老德記藥房 保定華英藥房 張家口中華藥房 中美藥房 保記藥留

防疫 太平丹
主治中暑昏迷 頭痛目暈 腹痛吐瀉 四肢厥逆 霍亂 絞腸痧 轉筋抽搐 途中受暑 卒然昏倒 感冒陰寒 停食傷水 酒醉嘔惡 瘟疫傳染 氣鬱不寧 倦怠無神 糟雜飽滿 口吐酸水 耳鳴目眩 煩燥不寧 鼻塞口乾 山嵐瘴氣 水土不服 車船暈眩之各症 閒服皆宜 遇有急難之症 可向方近各代售處購買 代售處各大藥房各洋貨店
總批發處北新橋南志善藥棧 電話東局一〇七〇

感謝 滿新齋專門臟症科
余西醫診臟 膈病 胡西東療 小栓馬 ... 生先用著手治服藥 數次全愈 特此登報鳴謝 ... 注意 ... 王國良謹啓

▽鳴謝張寅卿之膏藥 杜恩起
敬啓者鄙人賤內於月前忽患經血不調之症 且四肢無力 飲食減少 後經陸君秋岩介紹至前門內新華街張寅卿之調經回春膏 貼後數日立見功效 諸病皆去 身體強健如初 實爲科之外至寶 特此登報鳴謝

▽成興雲買賣紐項社
本號收買珠翠玉器 紅貨古瓷 紫檀各種古銅 硬木花梨 紅藍洋呢 料材 綢緞 尺頭 鐘表前清中華各國紀念 舊郵票 收售各種酒席 傢器具開設地安門外大街集賓 收買文 門牌二百二十三號本號借用東西二六一七

緊要聲明
路東現門牌一百二十九號 計門樓下連外 有排子一間 廠棚一間 ... 年正月二十生 與陳盛唐王福泉 二人合開 ... 福盛泉鐵舖 ... 特此聲明 奎宅謹啓

中國歷代帝王像
定價八角 特價六扣 郵費在外 ... 中華印刷局啓

詞林一妙出版廣告
小字楷書 是書清季戊子初印 風行海內 今 ... 局 印 ...

吳書雲 各種靈藥
乾坤化育丸 楓脂龍腦膏 琥珀淋濁丸 續京腎痔散 北筋吳書雲藥室

新到亞林維斯 淋濁藥
此藥專治新久急性慢性花柳沾染 經年不愈 各種淋濁 服他藥罔效者 速服此藥 立能沉痾 病輕者一瓶全愈 病重者兩瓶除根 此藥新到無多 請患是症者 速購爲幸 此藥定價每瓶弍元
代售處西單牌樓英美大藥房

愛護花界諸君注意
劉氏幼受世傳秘方 醫學畢業 ... 花柳症專家 ...

調經養血救坤丹 咳嗽痰喘救急丹
北京前門內西北新華街南頭路西 張寅卿 藥室 小匣五角五 大匣一元

防疫聖藥 太上避瘟散 神效無極丹
春夏 專治四時瘟疫 ... 每盒一角 ... 北京前門外 ... 電話南局三三二〇號

瑞德大藥房 新張減價
敬啓者本藥房凡中西藥品一律減價開設在宣武門內絨線胡同西口內路北 電南二五二四號

香煙空包換畫片章程 請至北京南洋弟兄 香廠 煙草公司看

劉劍秋 牙科大夫 專治牙科各症 精製鑲牙 寓前門外大柵欄北老德記藥房樓上 電話南局五百九十四號

精神養成會療養院

中西音樂會

香油大減價 裕興油店

華北大藥房

肥兒蓮子 長壽粉

九一九 五淋白濁丸 華西藥房

毒科大專家張仲三

△不靈還洋▽ △出有保單▽
痧藥一掃光 白濁丸 第一消毒丸 全料消毒丸
張仲三 中藥房 張仲三 東安市場內 雜技場 分號

貞正 八里橋 龜齡集
專治氣血虧損 先天不足 ...

戀業 林鐵林發莊

第一消毒藥水 天津保定均有分莊 總售亞子

慶隆茶莊
大方茶此由安徽纖嶺採運來京 用新法燻製其味清香飲之能生津止渴開胃健脾 與衛生大有裨益也

慶隆茶莊

廣濟堂祝家老舖 土兒胡同

風濕骨痛 九一四 清血解毒

胃寒胃弱 中華大藥房

中國保丹 救急良藥 起死回生

華林室疥癬除根水　專治乾疥濕疥　小兒胎毒　牛皮癬　瑞華
脚氣雖忍不可不治
華瑞　東西各大藥房均售

黎元洪亦宣言下野

△憂患餘生未便重執政權
△請各方賢豪公開解決

蟄居天津之黎元洪氏　近以護法之聲浪甚高　各方面將推其出山補足八十三日之任期　遂亦以曹錕宣言下野之辦理　於昨日發出通電　聲明不能再執政柄之意　原文略謂十二年六月十三日馮玉祥逼宮　大法中斷　今幸大憝已除　法律可復　元洪憂患餘生　未便重執政柄　請各方賢豪　公開解決　重組中樞　國家幸甚云云　聞起草者為張紹曾　其與曹錕宣言之異點　則本聲明將政權交與內閣　而主張由各方賢豪公開解決云

顏惠慶電吳　推顧梁靳組閣

△本人無論如何不肯再出

顏惠慶不肯担任攝閣　態度異常堅決　近顏氏以各方仍不相諒　向之勸駕者　日必數起　特向人表示深願覓賢自代　擬即日提出顧少川梁燕孫靳翼青三人　徵求各方同意　擇一組閣　聞顏昨已電致吳佩孚　表示此意　並謂無論如何　彼決不肯冒昧登臺云

孫傳芳對時局

△不肯表示意見

王士珍等派往蘇浙之和平代表李玉林　已於前日下午二時回京　當往治安會謁王士珍等　適王等均往香山　遂改於昨日下午三時出席治安會　報告一切　據李氏對人云　孫傳芳之態度　異常慎重　對于時局　不肯表示

王司令禁止擾亂金融

△違者重懲

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氏　鑒于北京一部分商民　專門操縱市面金融　以致銀盤銀價　以及各種公債　長跌懸殊　特擬出示厲禁　如有買空賣空　操縱平券　故意擾亂金融者　一律重懲　決不寬貸云

衛戍軍勤務及臂章

△臂章為淺紅色上寫衛戍二字

衛戍軍之勤務規則及其臂章之式樣已擬就　王懷慶總司令特函所部各將官遵照　其公函原文如左　敬啟者　茲由本總司令規定後收各門守衛辦法　及整定守衛規則九條　並所屬各隊伍暨京師軍警督察處四郊軍警督察　各官兵識別臂章式樣　為淺紅色布質　長一尺四寸　寬六寸　上寫衛戍字樣　分別蓋用繡防　以資識別　即希查照　飭所屬一體遵照　此致

王琦籌措憲兵餉糈

△司令部只存麪粉百五十袋

某方面消息　憲兵司令部欠餉已達五月　各兵士給養極為困難　司令王琦氏因憲兵維持地方治安　成績甚為重要　實不能不及早籌維　特於前日往張宗昌督署　面領麪粉百五十袋　分給各連　作為各官兵餉糈　此外兵士服裝　甚感缺乏　迄今尚著冬衣　觀瞻衛生兩方　均屬不宜　故王司令除對餉糈積極籌措外　對於服裝一項　亦在奔走設法中云

奉聯軍雲集南口

△徐源泉共有四旅
△第八軍加入前敵

南口方面　兩軍業經開火　惟尚無大勝負　現徐源泉在前線之兵力　共有四旅　計騎兵一旅　炮兵一旅　又步兵二旅　至原駐昌平之鎮威軍第八軍　現已開往昌平　準備加入前敵　共同作戰云　又來方消息　南口戰事　近日聯軍方面　以國軍退守險阨　尚未進攻　擬取包圍形勢　以圖進展　該處戰事　日來甚形沉寂　有徐源泉總指揮部下之作戰軍隊

鎮威軍第八軍萬福林軍長所部步兵兩旅　炮兵一旅　騎兵一旅　昨（一日）已由清河方面開向昌平一帶增防　吳佩孚上將軍作復有電致張宗昌督辦　請努力進攻　張氏擬於北京方面諸事　擔有頭緒後　即行出京　赴前方親行指揮　又昨日外傳憲兵司令王琦　往前方作戰　據憲兵司令部消息　王氏除二號與玉璞督辦赴前線慰勞軍隊一次外　連日皆在家極力籌畫維持治安辦法云

劉清揚尚未死耶

△她的哥哥勸她端其趨向

帶赤色色彩甚深之劉清揚女士　近日外間盛傳已被捕正法　一般人心理　厭惡共產黨之猖獗　於此可見　頃忽有前天津縣知事劉孟揚者（劉清揚之胞兄）投函各報　發表其勸告乃妹劉清揚一函　則劉似在人間　殊可疑也　原函照錄如左

清揚女弟如握　日前見北京某報登載傳聞一則　說你潛行來津　在新站被捕等情　不勝驚詫　旋經探詢　並無此事　兄等不免疑慮　隨從到你來的信　乃知報載各節　純屬子虛　任兄等以為你素日雖常為救國之運動　然見你平日來信　毋多批評共產黨人種種不合的論調　不知現在何以被當道注意　並將兄名　又昨某報所載新聞一則　亦牽入其中　兄係一最不贊成推行共產主義者　報紙如此登載　未免被人疑兄　固不能因此怪你　但你是个不是赤化　兄不得而知　惟盼你本着平日批評共產黨的見地　端其趨向　萬別同你們隨波逐流　須知道救國如治病　遇什麼病　用什麼藥　那樣的病　我們中國不宜用俄國的藥來治中國的病　萬不是貴重藥品　的不對症　反是害人　我所勸你的話止此　你現在既處於嫌疑之地　務望格外謹慎　自家中母親以下　均甚安好　勿庸惦念　餘不多談　兄孟揚白

社會新聞

衛戍召集會議

△討論三項問題

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　因地方治安關係重要　於昨日在本司令部召集地方軍警兩機關長官　特開會議　討論下列各問題（一）地方公安保衛事宜（二）防範盜匪事宜（三）增加軍警巡視街巷事宜（四）禁息匪人造謠事宜　討論許久　始行散議（辰）

殺軍設稽查處

△楊以德為處長

前門京漢路車站　昨日設立殺軍司令部稽查處一處　其處長為楊以德　昨到處就職　帶領兵十四名　駐紮該站　專司稽查各次車之旅客　以防匪徒混入京師云（丑）

直軍設立醫院

直隸陸軍第四混成旅第七團步兵團長王得勝　現率所部駐防西郊　昨在平則門外關廂海潮觀音庵廟內設立軍醫院云（寅）

監督認眞稅務

京師稅務監督胡若愚　已於一號正式就職　對於稅務　大加整頓　昨（四）特通令內外城十門及正陽門東西兩車站稅務分卡局　凡商民携帶包袱行李等物進城　均須認眞一律檢查　勿得放棄責任　以免漏稅而重國課云（丑）

禁纏足速剪髮

京兆尹公署　因查各縣鄉民蓄髮纏足者仍屬不少　均於身體發育及便利上有妨碍　亟應解放　昨特通令各縣　凡男子帶髮辮者　速令剪除　凡女子之纏足者　均令放大　以還天賦自由云（辰）

夏節停止演操

衛戍總司令王懷慶　因五月六日為夏節　各機關照章停止辦公一日　是日並令軍事處致函京畿各軍隊　停止演操　假休息一日　惟不得在外滋生事端　以保軍紀云（子）

閻家因貧自縊

宣武門內後牛肉灣路西門牌二十三號閻姓院內前院南房　居住有馬姓（人皆以庫兵馬呼之）回教夫婦二人　均有五十餘歲　跟前一子　年二十八歲　近因時局影響　謀生匪易　遂生自殺之念　於前日（四日）夜內　在屋中自縊身死　至昨（五日）八時　始經院鄰報告右一區警察　轉請地檢廳派員相驗矣（午）

三家店棄屍案

京西三家店清水澗地方渾河內　前早發現四十餘歲男屍一具　昨經宛平縣派員帶領檢驗吏劉啟鵬前往相驗　該屍身有刃物扎傷十二處　委係生前扎傷身死　刻正查緝兇犯云（申）

害狗畏罪自盡

昨日（五日）上午　宣武門外英胡同有一匪徒　用毒藥害死一狗　右一區警察趕到　該匪徒抹頭就跑　因畏罪竟將害狗之毒藥吞服　正要逃走之際　後被警察將其拏獲　不料走至中途　毒發身死　帶區相驗　由區備棺裝殮　並已於昨午將死狗置於棺上　一併抬往南下窪義地掩埋矣（午）

學徒出門走失

昨日下午一時　崇外花市永勝茂鄉作有學徒鄭憲智　年十四歲　大興縣人　手執洋一元　赴對過合盛糧店買麵　竟一去不返　不知去向　此人面黑頭光　身穿藍布對襟汗褂　青愛國布褲　青布鞋襪　有知下落者　請給宣武門內臥佛寺七條四號鄭華堂一信　或琉璃廠西南園十五號張紹曾亦可　必德無量（亥）

廳取締汽水

警察廳衛生處長全子森　因查汽水一項　係屬夏令飲料之物品　凡製造者　均經化驗後　方准售賣　稍有製料不良　飲之與衛生大有關係　除規定取締章程二十六條外　並於日昨通令各警區　調查汽水公司　質是否清潔　倘有摻雜劣質糖精及有礙衛生物品者　查出後加重罰辦　決不姑寬云（丑）

電車又軋坐客

昨日早八時　由前門開往西直門之電車　行至西四牌樓北石老娘胡同西口地方　到站稍停　適有一下洋車之人力車夫吳某（年二十多歲）至此亦下車　付給車錢後　遂返身奔上電車　一失足　摔下車來　適電車往北開行　致將吳某右腿軋折　頭部手部亦均受傷　當時當區巡警趕到　當將吳某抬往中央醫院救治（辰）

禁止坤伶陪酒

警察廳近查各戲園坤伶及各鼓姬　時有招搖勾引青年學子及無業少年　暗操神女生涯　並赴酒樓陪酒情事　實屬傷風敗俗　有壞道德　昨訓令各區署　如論各坤伶鼓姬等　不准走局陪酒　倘陽奉陰違　查出除重懲外　並驅逐境外　禁止營業云（子）

樂山清血搜毒丸

花柳之毒　其害無窮　一經傳染　不投良劑　本醫秘製樂山清血搜毒丸　歷有年所　凡患花柳初起者　或誤服他藥　或久病不愈　各症皆能內服除根　每瓶一元三瓶

現春起陽生
崇能搜淨骨髓血中瘀毒

樂山清血搜毒丸　專治淋濁　小便腫痛　便濁　楊梅結毒　橫痃下疳　筋骨疼痛　梅毒遍身紅疹　梅毒痔漏　毒入骨髓　遺毒孺子　凡患者常年不止　或每屆春令必犯　服之功能淋止濁清　搜淨骨中根　服後永無患　每大瓶二元　每小瓶一元　惠顧詳認樂山清血搜毒丸雙地球註冊商標　勿誤

中華大藥房　總經理處前門大街鮮魚口外南路東
代售處　大藥房西單英美藥房　西安藥房　東四華北藥房　東單天津房　記華英藥房　中定華家房　英德房　保樂房　四牌樓北藥房　光華房　瑞東房

太上避瘟散　神效無極丹

古云大兵之後有大疫　時諺冬令無雪春有瘟疫　今各地方去歲一冬無雪　今春天時冷暖不常　近閱報紙屢載已有春瘟發現之說　夫春瘟流行之始　防治較易　京師當道　日前曾經出示勸諭人民預防春瘟　其意至善　瘟疫正在萌芽　想人人當必樂從　倘經傳染　其症危險已不堪言　本堂虔誠修合太上避瘟散神效無極丹　久已馳名中外　此藥力能避四時不正之氣　治春去瘟邪　夏治暑熱　秋治濕痢　冬解煤毒　經聞服邪惡氣味不侵鼻觀　誠回春救苦之聖藥也　隨時偏帶　不但救濟他人　亦可備防自己　至於主治諸症　功效頗多　隨藥另有仿單一紙　照方聞服無不神效　務請賜顧諸君認明本堂道士商標　以免錯誤　特此謹白　本堂開設北京前門外長巷下頭條路西　電話南分局三百二十號

言論

遠交近攻（方希愷）

古之出師　所謂堂堂正正　未有不用其誠者　此君子之用兵也　以奇兵破敵　或以餌誘敵者　此小人之用兵也　觀夫范雎平生之用兵　可以知雎之為人矣　雎相於秦　嘗以遠交近攻之策　使六國　而六國不知其計　反與之周旋　及陷入計中　悔之晚矣　嗚呼　范雎之謀　豈他人所能及哉　其智更非他人所能知也　范雎恐秦力合攻　遂謀是策者　如獵獸捕魚然　各國冥頑不靈　魚耳獸耳　未有不遭滅陷阱而不者乎　是以皆墜其計中　豈有見餌而不吞之過　蓋自世道衰微　人心日詭　不能以誠相待　機械變詐　奇幻萬端　如風雲之變態然　范雎之計　亦不可厚非　現於此秦之滅六國也宜哉　雖然雎之謀固險　誠統一天下之良策也　豈可因人廢言乎　由是言之　雎之心乍觀之殊覺至險　細究之終以為大智也　研究史學者　其以斯言為然乎　有國者其亦可為防衛之計歟

讀者日曆（四期星）
陽歷五月六日（本月卅一日）
陰歷三月二十五日（本月大卅日）
香廠宣內大街夜市
東獄廟白塔寺廟會

小言

精神上之損失（記者）

戰事發生後　愁雲慘霧　彌漫國中　綜其損失　厥有萬端　殺人盈野　流血成渠　丁壯苦軍旅　老弱轉溝壑　此國家元氣上之損失也　商業停頓　金融苦竭　軍費數千萬　用之如泥沙　此國家經濟上之損失也　炮火喧聲　弦誦中輟　講舍鞠為茂草　學子俱星散　此國家教育上之損失也　而最大者　莫如精神上之損失　昔者勝清季年　聯軍入京　都門人士　莫不高揭日旗　書「某國人居此」字樣　以免災禍　此次戰事發生　災區人民　亦莫不如之　可慨也　此外樹外國旗幟者　甚至非戰地之人民　欲藉外人之力　以免戰禍者　所在多有　如移居租界　與外人合股　保險等等　不卸權利外溢　戰禍烈矣　辱國喪權　嗚呼　倡議注意此精神上之損失哉

答信吾君（水心）

信吾君對于『中國今日是否需要英雄』一文　昨日惠以數言　感甚　筆墨商榷　而有價值者　固吾之所樂與語者也

信吾君之文　非通意的批評　而片句的褒貶也　吾由三尋繹　求其對于「中國今日是否需要英雄」不同論之點　蓋在於「英雄者　非常人之徵也」及「二十四紀無英雄」二語　惟『英雄者……』一語　吾原文乃是『故英雄云者　常人奉於常人之徵號也』此語之誤　追由於斯　至「二十四紀無英雄」一語　吾於原文　述之明矣　而信吾君言吾文之誤者　追未能窺明吾文之大旨也　吾文云「夫疇昔所謂非常人者　今則彼常人皆能之　於是乎彼此皆英雄　彼此互消　英雄之名詞　遂可以不出現矣」蓋吾之意　以為「二十四紀無英雄」非言其無英雄　乃言「二十四紀人人皆英雄也」因人人皆英雄　故人人皆能為非常人　因人人皆能為非常人　而英雄之事蹟人人皆能矣　吾何意能言二十四紀無英雄哉　梁任公先生有云「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之乎　信也　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歷史　不過以百十英雄之傳記　磅礴充塞之　使除出此百數十英雄　則歷史殆黯然無色也　雖然　使其信也　則當十九世紀之末葉　舊英雄已去　新英雄未來　其毋乃二十四紀之文明將隨十九世紀之英雄以墜於地……」觀梁先生之文　蓋今日歐美無英雄矣　援其志趣　實言歐美今日英雄之盛也　然而我今日中國之英雄　其何如乎　信吾君云「吾之師訓　社會上之知己也」敢不崇拜水心學無乎篇　一識無一粟　為常人師尚不敢　而況為吾子之師乎　顧吾願為「社會上之知己也」一可矣　本報篇幅有限　不能墨述　匆匆不具

眞與僞的附言（方希愷）

昨天看見譚聲君眞與僞的一篇大作　倒是眞的　不是僞造的　我那天在一家紙店買紙　門口有個木牌　上書大減價三字　買元書紙　也是十二枚十張　並不比別家減價　木牌的字　不過是誘人的鈎餌　啞著眼睜騙人罷了　其他各項買賣　類

短篇小說　美人計（二）　雪禪

任教廟於宋年杭州臨安吳頡雲殿撰　校試廣州　道經潮邵　說到吳殿撰之才　眞是梭天雕龍　陳思君在　則羞賦洛神　宋玉復生　則報言白雪論　其貌子都潘安　不足過也　道德品行　笑顏則似包孝肅　黃河之清　遠色則如柳下惠　日玉之潔　顏閔之譽　鄉國蜚騰　其人品才調　已自不問可知　教廟癸酉奉命典試廣州　僕從官役　隨護十餘人　由潮赴省　須過長江　此江船分蛋戶與非蛋戶兩種　所謂蛋戶者　係操漁業　非蛋戶者　操迷香之業　則皆青樓曲妓　雖屬良蛋　自分　即所謂蛋戶者　亦莫不暗藏春色　殿撰過潮所乘之舟　曾經殿撰嚴飭下人　偃覓非蛋戶者　下人貨妥回報　已然詳細檢點　決無穢褻踪跡　殿撰始由厲命駕　登舟後周視一番　寬敞雅潔　宿室之精　處處適意（未完）

武俠瑣記　吳秀娘（二）（陶同善）

泣數行下　王怪而問之　女不答　忽敢歸告父以狀　父大驚曰　惡僧竟敢濫施手術　想為日尚少　女心稍可施治　乃告女以施救之法　施治之　慰亟袖出　如法用術　果於肩頭出血團一塊（未完）

如此等情事者　所在多有　如今人心不古　恐怕鬼詐　還拿這種手段欺人　反自欺　吆喝各家城門洞以及各熱鬧處所　散放廣告　傳單上面全是從康店某樣下惜血　價錢格外克己　如何的好　誇了無以復加　諸君一好　試方知言之不謬也　要一惠顧　完全相反　簡直是一大片謊　言傳而已　能尊己以廣招徠

時事西江月（持平）

今節又立夏熱　度氣候炎天　屈指民國十五年　經過幾番起變　小民顛沛流連　米珠薪桂多備　販糧濟民艱　荒前可有道　富貴積財　莫如積善　光前裕後昌　富貴有報載善貧　賤是善然　無常不知早　有慈善　民求助　連日見可憐　幸此那有　助金錢　主活街衍敷衍　似此善業　頭緒　又因生計艱難　小民窮斯業不　爛錢　家小得一飯　每日食朽腹守貧　莫要名譽總要保全　不幹斯業　喪德下流　看重金錢　寧餓死不幹　惠貧此自天鑒　若從養成樂善好施　人名傳　遺黃金千萬　不如子孫但願施設美名　問題難小富由人　此各得善工場　仁人樂辦國計　民生從倡振實業　結繡綿　得利權提倡民生是本原　天業外人心亦挽

實事小說　女貞集（八）（醒民著）

既不是暴病而死　又不是帶病回來的　至於那人道的事情　也是人人皆有　我就沒聽說過　因為這個命的　莫不成是肉物　是個鐵像伙把他咬去了嗎　此事顯有別情　若不控官　也不能明白　說罷又向方氏老太太說道　姑母我表兄身死不明　還不快把張家的人喚來　方也好說話　給我表兄伸寃　氏老太太尚未答言　傍邊多示大爺就答了腔啦　說到了　還是方爺高見　這麼辦　我再跑　說得也是　方氏老太太　雲時已將張有德夫婦找來　大家一路亂哭　內中惟有張氏　哭昏了好幾次　好不悲慘　眞是肝腸寸斷　死去活來　便止住了悲聲　張有德夫婦　方氏老太太把仁身死的情形　問了一遍　哭了會兒　遂又問女兒　張氏也就細細的將始末的原由　哭訴了一回　說罷便起身一頭向牆上撞去　方氏老太太在傍看見　趕緊上前一步搶上　將張氏拉住　說呀　你可千萬不可尋其短見　張氏痛哭　切心念其夫　得太太拉住　雖然依依不捨　也只得作罷　苦無夫　不禁大哭　其老身太太拉出外來　惡狠狠的把方氏老太太拉過屋　說你老人家平常以為我表嫂是個好人　一個貞烈的婦人　豈不知人知面不知心　今日人家說　不賢孝的媳婦　了吧　你據我看　一定是他與人通姦　我表兄被姦夫害死　然後我們表兄昨天歸家　今天便死　死去呢　方氏老太太聽了業壽的話　登時哭着說　我兒子雖然身死不明　但我那兒婦賢孝萬分　無苟且之事　你千萬不可如此亂說　老年喪子　也是我命苦　好在我兒同來　有你銀兩　你快快前去　給買口棺木　不能辦這驚官動府的事情　我不是棺材　我兒子已然是死啦　我能再冤我那賢孝的兒媳了　他平日與我片刻不離　而且連大門都不出　那裏會有此事　業壽聽他姑母說不能官的話　遂即冷笑說道（未完）

偵探小說　玻璃島（一百零五）　霄羽編述

強忍着悲痛說　想不到……唉　枉生了二十年　連個他都護不什……遲了半晌　才說　那他的身價　不過是二三百兩　我大概十天內外就可以辦得到　說着　請你放心得了　我是不能辜負你的　那人一聽這二人所說的話　不以胞兄妹　自己就沒意思再在這兒　只說了聲回見　眼珠說　我不送了　那人連頭不回　帶着兩個小斯就走了　這裏眼珠說　他是怎麼和你認識的啊　素月一聽　呆了半晌　垂淚道　你是個血性男子　我是個薄命女　你要能念我　就請你把我救出去　那時再不要我呀　我也是感激你的　說完　雙淚順腮而下　眼珠原是個多情的人　一聽此言　不由落了幾點眼淚　說　我冷眼珠　時乖運舛　延禍於未婚的妻子　人非草木　誰能無情　我把你贖出　豈能就將你棄了　你放心　我現在副帥營當幕賓　跟副將很投契　不難尋個出身　你將來就是我的結髮妻子　我連侍妾也不能要的　這時才把素月放了心　連連謝謝　讓冷眼珠務必在十日之內　來持銀贖人　眼珠連聲答應　別了素月　出了門　仰天一看　不由一聲狂笑　路上的人全都看着他奇怪　冷眼珠回到帥營自己臥室裏　躺在牀上　自言自語的說　世事萬般皆因果　到頭人生最恨窮途　暗想一生的遭遇　怎麼這般巧　所以把孽債全稱在今世　我前世不定是怎麼惡人　這時一抬頭　見屋裏掛着一付對聯　是「盜寇狂歌外　形骸痛飲中」兩句杜詩　不由得「噯」好痛決　可以想了罷（未完）

社會小說　亂世姻緣（七）　智公編述

所以他才跟老爺太太辭活　怎麼小姐還沒聽說呢　愛琴聽到這裏　遂一手扯着李媽的衣襟　一面說道　你同我去看看他們去　李媽答應着　拉着愛琴出離了下房　一直來在愛琴的屋中　原來愛琴同他乳娘單住着三間屋子　「離」着守仁的屋子也不很遠　可是另一個院子　這大家什戶的排場　暫且表過不提　再說愛琴同着李媽來到院中一瞧　可不是嗎　他乳娘正同楊媽打點東西哪　一見愛琴走入　乳娘趕然讓他坐下　問他你不困呢　愛琴說　我到不困　聽說你要家走啦　語述至此　遂哭了起來（小孩的常態）乳娘急忙說道　我的小姐　你不要哭　這是做什麼呢　我不過打算明天瞧瞧去　一半天就能回來的　一面說着　一面用手巾替他擦眼淚　又拿出不少的糖果來哄他　愛琴方止住眼淚　又略微坐了一坐　遂睡覺不提　照直說到了第二天　乳娘老早的就起來啦　梳完頭洗完臉　又將昨天沒收拾完的東西　快收拾清楚　坐在一旁　等守仁夫婦起來　是有什麼吩咐　正在這個時候　他兒子忽然又來了　問他母親道　昨天所說的話　告知了上頭老爺太太沒有呢　他母親遂將老太太昨天跟上頭老爺太太說的話　並且先到六遍　屋裏兩輛車去　他兒子答應着而去　這時愛琴已然醒啦　候起來　忽然李媽進來向乳娘道　老爺找您哪　乳娘答應着　遂趕緊的進至屋中　守仁正迎面的椅子上坐着　見他進來　遂說道　你既是一定要回家去　我也不便攔阻的　你在我這裏　總算是有功之人　我賞你一百元錢　你先家去　那時你願意來再來　說罷　將錢給了「乳娘」　乳娘趕緊請安道謝　又走到裏屋去謝姜氏（未完）